白蘇齋類集

白蘇齋類集卷之十五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叅校

箋牘類

答梅開府先生

馬頭數語略識英雄皮毛寧夏之功始見英雄面目去年見龍湖談及足下始得英雄神髓英雄之難識如此不肖近携兩弟都門時時劇談間有一二語可聽者恨不得請正足下耳

又

三弟愚兄弟中白眉也阿兄頗心遜而私賞之然有謂是瘡痂之好豈期足下亦偏嗜乎劉晋川開口見舌意見亦少然不肖所取亞以其無意見耳世之一生談禪意見熾然者不少如晋川之脫洒亦自可喜也知足下眼空世人然朋友寔難何可偏責愚兄弟寒燈劇談槩多孟浪之語語繁非筆楮能盡無由請亞大方千里同心鑿之𧬈外當不俟耳聞矣

答编修吴尚之

來劄云年來實見全體顯現而根塵偶處遂爲物轉
不知足下自早起至晚是根偶塵耶塵偶根耶根塵
偶時根名物耶塵名物耶爲物轉時塵轉根耶根轉
塵耶此全體受根塵轉耶不受根塵轉耶若受根塵
轉者不名全體若名全體亦决不受根塵轉矣足下
遂爲物轉一語成虛設矣願足下明以教我近來學
道者多半是虛脾大率欲人說他志韻高遠有道氣
便作官而已獨足下眼睛如此其于作官一念想已
灰冷如今真參實證續佛慧命者非足下其誰弟塵

緣不斷好名好官都是眼明作祟然則足下兩眼是

足下成德天助道品也一笑

　　䪜壽亭毋舅

三年之間時時聚首暢飲極盡山林之樂將為此趣

可要之白首而微尚不堅忽忽就道寒月長途嚴霜

摧我髩朔風鑽我骨亦復何興而蹩躠不休遂使雲

心齋前蒼筠無色薜荔笑而猿鶴怨葢未抵濁河而

意已中悔矣且年来放浪詩酒社中腰骨漸粗意態

近傲昔年學得些兒𥡴折盡情抛向無事甲裏依然

石浦河表生矣前偶有詩曰狂態歸仍作學譊久漸忘蓋情語也千萬莫輕易出山囑囑

答汪提學靜峰

趙侍御来得手教相與撫掌大笑再三把玩心癢難禁即日作一答書而寃臺森沉無敢將去者今復得手教名言滿紙蓋修容行不被人覷破尤是妙語正與弟前答書相合但兄說得渾涵而弟發洩大盡即此便是弟不能容行處也此箇容容閑暇惟兄能知之亦惟兄能行之弟則行解絶不相應三復手教徒

增媿歎而云昏昏度日四字正為弟設兄宦業犖犖
品望日重惺惺不足以盡之況昏昏乎艮背舊侶獨
一蕭玄圃王袁白歲月幾何良朋難得茫茫宇宙尋
素心友易尋怕死友難即如玄圃袁白二兄性命見
解較艮背時固大進而生死恐怖較艮背時則漸退
矣大抵二兄與弟俱逃不出昏昏度日四字兄惺惺
者幸先度我猶憶客歲諸兄夜集談及去我相之難
弟應之曰諸兄終日波波為人把我撇在一邊安得
談無弟頗世人且有我相譬如世人重金銀者十襲

深扃惟盜是虞何也有金銀相也世人若有我相亦怱急急忙忙尋一片安頓處肯任阿旁獄卒負之而走哉若真欲參禪此時單單只有一箇疑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至于要修容行兄意不過欲遮護得十分完好此于作官及應酬世人甚妥打發生死尚覺未穩如何如何弟此論甚迂聊補大教之所不及風便更望教之

啓王荆石座主時方家居

恭惟老師閣下道協黄中學探玄奥承天而爲一柱

佐地以育百昌九夷八蠻咸識寇公之舉動兒童走
卒皆知司馬之勳名至于進退之間尤慶禮義之正
初則安車屢駕尚躊躇而未前既而溫綸載頒始幡
然而就道東山再起謝公果慰夫蒼生震器既安留
侯遂托于黃石成而不宰去之弗居歸山而道彌尊
晦迹而望愈重惟烏衣之舊第即綠野之尊堂托膝
情于雲霞寄遠襟于魚鳥斯可謂功成身退奉行天
道者矣宗道譾劣之才猥下之品昔奏薦拔遂荷甄
收拾之藥籠近于函丈身豈北野之馬哀其長鳴人

非南山之銅施以鎔鑄此之為德銘刻為輕特以陰
陽為寇霜露徂侵因郴附之忽生守蓮戶而未出是
以老師還朝之日曾不得與望塵之衆肅迓台旌及
歸里之時又不得從祖帳之末送睇仙舫歲月冉冉
心旆遙遙去年迫于父命復就徵官李御無從馬帳
迥隔過平津之館猶想光儀望吳會之雲徒深仰止
斯宗道所為日夜懷歎夢想為勞者也緬思老師毗
世之業已畢出世之道雙修直窺洙泗伊洛之源參
以青牛黃面之説久詣實所已得刲珠如宗道者蹉

伏數年學無寸益亦欲稍窺性命之理少副賞鑒之精而弱植鈍根欲從未由老師亦憐而教之耶方有入竭之後匆匆具啓附候臨楮曷任悚仄之至

梅開府寄黄鼠

生平甞恨未得飽啖此味乃大中丞令兩力昇至滿案盈俎皆是物也書生一生未曾得此雄啖也第損郇厨太甚耳

劉都諫

二三兄弟十載之中把臂分袂蓋無定矣然諸丈道

濬脩阻會晤維艱固無足異者獨仁兄所居去都門甚邇而不得一遂良晤跬步之間有若天涯倍令人相思如渴耳昨夜開佳醸烹魚調蔬既醉且飽恍如曩昔過從高齋大嚼時情景獨恨無主人相對舉觴醉飽之餘懷思彌深柰何柰何仁兄宴坐擁琴書吟嘯自適懷抱甚暢顧奇偉高名世人所急東山雖樂恐不能長留謝安石也

梅開府

忽接手教展誦不能去手門下竑蓋天下而文章名

妙天下詞客文人欲為詩歌稱功頌業而不可得即
搜腸竭吻曾不满大中丞一笑今不佞幸藉筆札之
役少寄讃嘆深媿樸樕不能藻潤天言以當台意而
門下顧先之以華牘重之以厚貺是詞客文人所不
能得而一椎魯少文之夫乃緣蒙之能無靦顏也

陳學博

士固有文不工而不見收者亦有文工而偶見詘者
今足下之文佳甚而不佞亦頗免拙目之誚于二者
何居而跋足下困冷氈乎豈不佞過耶柳足下之數

耶出關後得覩芝宇愈令人悵惘不可言或者造物之奇不欲處足下甲第耶不佞所望于足下者蓋甚遠幸勉旃自愛

湯義仍

一別邐隔歲矣王子聲音耗足下知聞之耶此君神強骨勁雙眸淸炯有壽者相弟即聞知未忍信倘傳者非謬則造物知太不憐才矣何論世人足下久淹墨綬又奚慊也以弟觀足下如世說所列文學豪爽言語蓋總具之所取知已太過宦路升沉自不免論

不然是世間真有揚州鶴也

黄司業敎巻

不聆仁兄笑語垂一年花下清尊燈前雅謔俱為夢中事矣仁兄坐皐比海內青衿圜繞又手諦聽鳴道覺人建樹甚偉而弟也碌碌如昨畧無短長之效言之汗顏手教遠及兼之新刻甚感高雅展讀新課不能去手旣羡海内竒士之衆又羡法眼賞鑒之精仁兄造士之功與其一斑矣

又

橋門士皆海内名賢莫不長跪聽命是下至貴倨也而几席之間左攬右眺無非名山仕宦之樂與棲隱之趣一日而有之要在世間無楊州鶴也弟入春来拮据嫁奁冗瑣可厭窮與怅會貧與病兼今尚平之累幸粗畢從此五嶽之遊不作障礙矣明年有坐小舠杖椋藤泊燕子磯下者吾兄試屏八騶訪之則手教兩約一觴一咏同此攬結不旦夕可踐耶

答陳繳洲正甫

同里同籍復同臭味者兄及汪静峰不佞弟耳籍令

兩兄弁賤兄弟三人者得朝夕聚首縱口劇談豈非人間第一樂事然此所謂法喜禪悅之樂非人間樂豈惟人間即欲界諸天亦不得望此樂以故不得不為造物之所妬而萍分蓬散悵然各嘆一天矣二家弟徃有書来云自到吳中久不見偉人得晤陳丈是日復知有朋友之樂三弟亦以白岳良晤誇我當此之時若令袁長公得與不知又添幾種雅談幾番雅事矣潘雪松丞稱仁兄治行道人作用固應如此来諭又云時取圓覺諸經尋繹既作佛良又圖作佛此

韻黄諸君子所未夢見也近同彂諸兄看圓覺白文欲弟孫粹數語不得已隨看臆識今抄首章請正昔人錯一轉語罰作野狐弟不知當作何等極惟墨寄一二愧駕經不爲貪也

李卓吾

忽得法語助我精進不淺又得讀近詩至白盡餘生驟單身存不老心遠夢悲風送秋懷落木吟使我婆娑起舞泣數行下近作妙至此乎豈惟學道不可無年汜水父子日與翁相聚想得大饒益焦漪園常相會

但未得商量此事陶石簣為人絶不俗且趨向此事極是真切惜此時歸里我輩失一益友耳王衷白是一本色學道人此外又有蕭玄圃黃慎軒顧開雍諸公皆可謂素心友因手教訊及故云又諸兄曾論及一貫忠恕生戲作時藝一篇謹錄一紙請正二舍弟病瘧三月幾殆今始愈已改教矣

又

前得沁水書即日作數字奉報不知沁水人能帶便寄到雲中不孫武子註今日過一友人齋中始得見

之匆匆僅讀得首一序此等真文字惟蘇長公有幾
篇相近餘亦未足方也方同諸兄遊上方歸纔釋馬
鞭小休榻上忽見案頭有翁書展讀一過快不可言
又得讀與焦弱侯書又得讀四海八物日力倦而神
不肯休今日又得讀孫武子叙真可謂暴富乞兒也
近日閑中隨筆記所見所說將百餘段不能悉寫請
教聊抄數章博一笑二弟當在八九月間謁選三弟
在家閑閲作時義前有書來自云決中然未知命數
合中否不佞讀他人文字覺懣懣讀翁片言隻語輒

精神百倍豈因宿世耳根慣談乎雲中信使不斷幸以近日偶筆頻寄不佞如白家老婢能讀亦能解也
笈笈

又

病瀉甚久裁候甚疎心則朝夕左右耳晦昧為空為字從來未有如此解者未有如此直截透徹者為之一字正是今古學道人銅枷鐵鎖一切聲聞緣覺兵為修證古德訶其重厚昏沉此是通身晦昧坐在為字中者即如入地菩薩見性尚隔羅縠是亦未能脫

晝晦昧蓋一分見處便是他一分爲處一分爲處便
是他一分晦昧處也所以楞嚴經末段由晝色陰方
晝受陰由晝受陰方晝想陰由晝想陰方晝行陰千
般嶇崎嶇墮在識陰黑暗區宇裏千爲萬爲博得晦
昧則亦何益之有哉頎安得翁廣長舌頭圓通手眼
將此全經注釋一遍乎第恐後溫陵註行前溫陵註
無處發買耳一紙一紙雖然晦昧為空此是古人禪
病然今人禪病也以不肖所見今世學人其上者推
積一肚佛法包裹沉重還嫌禪學疎淺鑽研故紙不

休此等人正是爲有何曾爲空乎又有一種口裏說我學禪學道其實昏昏兀兀接客之暇籌計家私飽飯之後算量資俸三乘十二分教一字不看一千七百則公案一語未聞若此種人晦昧則儘晦昧矣但是晦昧爲有不是晦昧爲空耳茫茫宇宙覓一晦昧爲空者且不易得而況絕學無爲者哉今歲天氣不甚熱雲中地高氣爽清涼當更倍此院署敞豁想見居士擲拂中丞幾滯高談之狀甚愉快也家弟新刻亦復翩翩自喜前于一友人齋頭見之待渠寄到時

當寄覧也

梅開府

以門下之功以門下之才若望而欲高蹈人外萬無得遂之理今世界如一大船在驚濤中只靠數輩老長年有不得出者又有欲歸者其柰蒼生溺何處處好從赤松游不必棄侯印歸山中也適有喪女之変匆匆附此言不暢心惟斷照亮

馮侍郎琢菴

甚哉閣下篤孝之感也既以精誠感主上荷封綸之

錫又以精誠感司命延屬纊之音甚哉閣下篤孝之感也展對教言慘愴忉怛所不忍讀顧太翁立德樹功已足不朽生榮沒哀亦可無憾而未了之志不竟之業則屬之閣下倘閣下以沉痛致摧瘠過甚非所以安太翁于冥冥也為太翁為吾道為蒼生抑哀自愛甚幸

陶編修石簣

渴兄與賀慎軒書知近日杖履在天台鴈蕩間同遊者為我家中郎所游幾峰何峰最高何洞最奇相對

作何語會何異人幸一一寫示小女以產後病死思欲出游遣此苦懷棺斂畢即同王衷白黃慎軒游小西天游上方寺小西天石経洞近窓者可讀此自是震旦山巖第一勝蹟有雷音洞中四柱俱生成稍加刻畫為千佛像四壁皆刻経其巔有五臺北臺最高如蓮花在水中央東臺亦奇五臺相近一日可遍同游者以為希有矣及游上方則小西天尋常培塿耳相去不止蓬攊之辨也大約此山從烏山口起兩山夾道澗水中流茅屋麥隴俱在澗邊惜天旱澗涸愈

進愈狹愈狹愈奇至棲待庵則山勢粘天僅通一線人從線中進三步一回五步一折仰視白日跳而東西返觀此身有如蟹螯鄙索潭底不見岸端如此幾里然後登山頂據危石數諸拈提得一百餘處右有陡泉石壁光滑五色襍錯躍起二百丈上有石冠石柱欲墮不墮仰視足酸不禁又有望海諸峰左有大摘星峰小摘星峰此皆護山峰也遠者包絡數層不能悉記由大摘星峰蛇行倏高倏低越數嶺乃達一洞名雲水洞甫入數丈昏黑不可辨一門如甕口即

同游瘦小者亦頭腰貼地乃得過況不佞之麗然者哉既入此口篝火一望高廣俱不可窮際矣方縱脚行數十步又忽閉塞斂肆拳曲而度異狀奇形不可悉數有潭有黃龍白龍懸壁上又有大龍池有龍盤池畔又有卧佛頭甚似佛石獅子石蠟燭石鐘鼓叩之真鐘鼓也又有玲瓏塔梵山須彌山此山絶高不見其末又有石獅子洞鎮壁銀山雪山石羅漢石旛其色皆正白或如窓牌或如蜂窩甚高廣驚心駭目同遊客有談東南名勝者亦嘆詫稱奇惜遊此者少

游洞者尤少以故無名于世即我輩亦但知有小西天不知有上方山也進眺甫畢入門偃卧少休脚力而盛族太學君来索書蓬首信筆作此奉報心所欲言時迫不能縷縷弟畏難畏勞殊無主試興倘中堂見許八月間出入盤山一段因緣游畢當再報也足下選勝于南我輩探奇于北固知世間大有閒人一笑一笑二弟不知尚同游否索書人甚急不暇作家書倘相聚以此示之見弟近况耳

又

吴越間名山勝水禅侶詩朋芳園精舍新若佳泉被兄數月占盡真不虛此一歸而弟也蹴蹋一室之內婆娑數樹之間渴意無處可說雖居鬧世似處絕崖斷聲耳目所遇翻助愁嘆乃知世外朋儔甚于衣食斷斷不可一刻不會也岑鄉中讀家弟諸刻如龍鶴鶴忽聞林間鳴喚之音恨不即掣絛裂鎖與之偕飛家弟書云石簣無日不禪間一詩弟無日不詩間一禪禪即不論詩可錄數篇教我杖履所至應有紀述併乞錄寄燕中求友亦甚艱難近又尋得一人曰顏

與朴相遇無幾又別去矣此君氣和骨硬心膓潔淨眼界亦寬第學問稍有異同處家弟亟口讚嘆令弟今秋倘得儁偕計入都可得晤談矣社友頗推贊揚木禪非是不聰明不精神可惜叢賣向詩文艸聖中去一時雨散閩山萬里從此耳根恐遂不聞性命二字訣處愈訣生處愈生亦可慮也謝究委從塞上來劇談二日稍破寂寞惜便別去拙詩數首請正聊見近况

白蘇齋類集卷之十六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叅校

箋牘類

董章丘

家弟叨附籍末則不佞于門下兄弟也得藉筆札之後少敘世講之誼甚幸甚幸頋門下吏林卓犖么文苑班馬即兩惠新刻邑乘兼總三長綱羅百氏弟也長讀數過不過仰驚海若俯慙小巫曾未握管而氣

已先索矣非不竭腸臆以終重委而弱筆所限語不暢心每一念及汗流達踵復何敢當華翰之懃至佳貺之豐腆哉拜領程儀少副盛雅至筐篚重禮例不敢當謹附使璧上不恭之愆伏覬涵亮

其芭令

諭貴治人情有如人言不佞始為公懼繼為公喜懼者懼衆情之難防衆口之難調也雖然處此地者能使難防之情不足防則過此無難防者玉得韜愈瑩金得煅愈精數載苦心一生得力此又不佞之所為

公喜也足下賦性爽朗真誠開口見心行事復闊豁無瑣局態此不佞所素服以此治邑決能使士民無疑歡然信懷真無庸過慮過防過防則翻多事故忌機可狎鷗而況人乎見足下滿紙肝鬲故不佞亦摟露心膽想能諒我也

大人書

孫女曰時情極難堪三日後即同諸兄遊城外諸山胸中鬱畜得山色朗談漸消然去此亦矯情養生之法也此時中堂已准辭試差復有良友相過談學賦

詩情懷愈覺暢快大人幸勿慮我聞三舅亦罹此苦
舅舉子屢矣倏忽俱成春夢恩纏愛縛何日是了宿
世冤業乘便出現倏見倏沒令其割刺萬般以酬前
憤酬則從他酬苦則不可被他苦三舅相見時望取
此紙出觀旋渦底佛勸落水羅漢亦可笑也二哥有
書來正同陶石簣遊齊雲山自云過真州度夏新刻
大有意但舉世皆為格套所拘而一人極力擺脫能
免末俗之譏乎大抵世間文字有喜則有嗔有極喜
則有極嗔此自然之理也舅近日移居王東白新房

其房有高樓可眺幽齋可憩所苦者一年之後便當別卜此時欲買一宅而囊無剩錢又恥向人開口恐終當作人家店戶耳水到渠成茲不足慮男賦性爽直骨體不媚以此寡過亦以此招憎兼之屢遭兒女之變杜門時多交游益寡酬應彌疎此皆宦途之所不宜而男犯之至于恩纏愛綫雖能强解而左哭右啼魂驚神傷爲養生累良不可言以此作官一念真同嚼蠟徒以二哥既已解令就一片冷氈而兒復尋泉石冷淡之趣非大人所以教子之意只得勉强厮

媞至手人之嗔喜官之利鈍頭上天公自有安排男終不能作倚門行徑也生事應須南畝田。世情付與東流水。是男意中事矣

答江長洲綠羅

家弟既有錦帆集矣門下可無茂苑集乎集果行不佞當借跋數語庶幾賤姓名托佳編不朽意在附驥不耻為蠅也家弟尚未抵家不知萍踪近在何處音耗不通業已半載徵仲真蹟羅得其倣山谷老人者尤難得明窗棐几沐手展玩神采奕奕射眸一室塵

土冒腸爲之一浣十年夢想虎丘茶如想高人韻士千里寄至發誼喜躍恰如故人萬里歸来對飲之語不足方弟之愉快也弟僅有一女適人四歲死于産病情殊難堪所幸當事見憐聽辭試差婆娑一室良朋時來一觴一詠消結滌鬱恩纏愛綫日就輕纖卜夏之病庶其免矣知門下念我故縷及近懷

黄慎軒

遥從之興都為愛嬾畏暑奪之可笑可笑足下去志遂決耶果爾蓬蒿之逕芊求偕遠花晨月夕蹁躚奚

適哉言之悶悶十七夕月尚佳當煮茗以遲從者游
郜庄對芙蓉聽二高士麈談大是快事然須丗日以
外可耳顧生如此骨相如此危疶恐多凶少吉柰何
柰何

梅開府

李孟白來淂常聚談甚快凡人聪明者多欠真實此
兄既聪明又真實大是難淂所云講師何人乎既是
講師說淂天花沒膝恐亦與本分事不相干涉也

母舅遜亭先生

家僮来知我舅尊又遭卜夏之戚苦哉毒哉甥止有一女耳且極慧父母視之何翊掌珠而今一旦委諸塵土矣傷哉甥一生遭際與吾母舅無不似者似舅即賢甥亦何必如此似耶

母舅壽亭先生

沙津徐人来又得舅尊手教披讀一過使我心飛雲在亭中第昨郡城人云吾邑水患極毒破堤衝城果爾則雲在亭前紅花翠竹恐不能無恙而詩朋酒儕不免輟廢嘯吟當柰之何家中久無一音日日如猜

謎蓋可慮者甚大不止屋廬田舍而已然諦思浦中居人如舅尊列位及家大人福德福相皆萬萬可以無恐且破堤衝城非食頃便爾當有洶潮先聲而浦中居人皆屢慣經者豈有安坐待沒之理則亦不足慮矣邐縣一事真是切要然已付之不談非是畏邑中多口蓋知事大難成耳近事大可憂每入直進左掖門直望見後山殊不成景象幸 聖意稍轉起用行取次第舉行從此轉災爲泰安知非祝融之相也錫以文字薄技與在筆札雖切杞憂亦何能爲肉食

者鄙未能遠謀毎讀此句未嘗不汗下𭑐情性粗直骨體不媚且轉喉觸諱甚不諧于友朋善之屢遭骨肉之變魂銷神傷仕宦一念豈翅爵蠟待一二年後即圖歸計續昔年看月登高之雅第恐此時𭑐尊又辭猿鶴出北山矣

薛大參青雷

館中兄弟漸至晨星蕭玄圃又攜年嫂年侄旅櫬西歸矣辛劉濟滄趙準臺二兄一時同被飛首長安差慰苓寀弟罪業深重波及骨肉兒女喪盡孑然一身

所適之毒倍于玄圃仕宦一念真同嚼蠟不久當歸
田作治下老編氓也

答蕭賁善玄圃

篝燈讀兄書愛我憶我更私箴我乃知世外交游鍾
情更甚豈比塵市朋伴朝而握手暮即掉臂者哉兄
歸山中焚香啜茗寄意琴書取樂魚鳥真不減飛天
仙人惟頤文酒之暇無忘却菩提本願時取大慧中
峰二禪師語錄置案頭朝夕相對弟今法侶益稀荊
扉日掩白蘇齋前艸深一丈亦惟恃此二老友踏諸

室內法喜禪悅之樂弟與兄默默消受雖隔山萬里亦不異刻刻對面也

答王衷白太史

吾二人心神契合起念共知出語同賞有如形影雖步同之古人所稱膠漆方吾二人尚未親切也吾兄行矣與蕭玄圃趙淮臺黃慎軒諸公相往還尚有老成典刑之意乃今諸兄先後分飛弟雖居城市何異孤島十數日中與顧黃諸公一晤談外其餘率皆杜門下楗閉眼跏趺日也前兩得兄書及和詞等箋朗

誦一過西腋翩翩真如籠鳥覩秋隼破雲而飛一月前聞泰山迸裂里許正想兄遊履相值不意窮幽極勝跋扈飛揚向我賣弄如此雖然楚中名山甚多弟明歲且歸左挈中郎右挈小修狂談狼謔比吾兄與樂當百倍彼時兄當更羨我也弟戴星幾一月矣幾時又有赤了制辭須要完結朝而戴星夜而篝燈炊枕安眠僅得二更此時方匆匆撰寫經半刻暇而温君下顧云有便郵信驗信筆竟不知作何語兄以意會之可也又二舍弟新刻甚可觀今奉寄一部知兄

讀此又添數日喜歡也

徐惟得

不肖生平傾嚮大雅幸生同時同里又在仕籍而宦跡乃若相避者何鄙人緣薄甚也然得手教展讀數過瞑想眉宇若謦晤然豈前生菩提因中曾結伴共遊耶人外之契不介而親豈必把臂乃稱金蘭哉不佞疎野之性丘壑之骨戒力不堅輕擲默衲走城市閒如籠鳥檻猿未嘗一刻忘故林而冲漠館十僅絶愈攪我鄉思何時得結廬傍玄亭使後世與王無功

仲長子光二友並覯乎

王衷白

董潗来又得手教且喜兄白目儀作寀語真比往日

王衷白不同往日是無病的王衷白近是有病的王

衷白乗此知痛知痒時哦恰好用針可惜西京無此

等好醫人也笯笯明年春杪兄幸早發弟謹煮两前

茶于小竹林候兄也令郎近日文字想奇進與阿翁

談禪否聞兄有遊太山記幸寫一本寄我

李宏甫

不肖自入道以來即省宫職大小兒孫有無都是頭
上天公掌管原不費人纖毫氣力所以四五年來頗
是心閒然既愛閒散亦複不能受苦擔勞學道浮泛
亦本于此今秋乃稍自奮迅期將自今三十六年以
後歲月供養諸佛决不以一知半解自安或仗長者
開示有水到渠成之日亦未可知盖不肖根鈍力弱
百不如人持此一念堅實長遠之心庶幾將勤補拙
眼見同衙門同年同時皈依佛乘者已被無常擒却
一二人此時雖欲不發願努力亦不由我也不肖蹤

歸交游極少獨坐兀兀又苦懶倦尋得三四箇友同辦此事數日輒會會時必不說禪說道惟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自警警人警省一番精進一番此近日功課也會中諸友有資性聰慧者亦有發心真實者大抵不能相兼會稽陶石簣極可人恨其人體羸多病不能受苦今又歸家離羣索居不知此後精進常得如往時否翁明年正七十學道諸友共舉一帛爲賀蓋翁年歲愈久造詣轉到此可賀者一多在世一日則多爲世作一日津梁此可賀二翁幸一笑而納

之勿孤諸公供養之心可也

答陶石簣

弟今春移居焦漪園房子庭上花正開忽二舍弟至遂坐花下劇談至三更强半是說陶石簣同遊西湖事此時月照李花清瘦冷淡恰似對石簣面孔也賢伯仲閉門參禪精進勇猛令我媿歎不知此時參得如何三易惟心萬法惟識一語似無可疑者便令解不得么無損縱使解得中甚用也吾輩學道雖未免大悟至于向內團心上下麼穿鑿求分毫明白決不

作此蚯蚓伎倆兄但于東山水上行麻三斤乾屎橛裏穿破此等語言是甚麽鶻臭布衫破驢脊背古人云千疑萬疑只是一疑又云制心一處無事不辦弟近來亦止向無字上做工夫些小光景見解都不認着只以悟爲則亦決不敢嫵此事淡澹更去尋枝葉也兄以爲何如

答同社

從上大聖人一生僅辦得一箇恕字何也人情固不甚相遠也故衆人所有者亦聖人所不能無衆人所

無者也聖人所必不能有惟聖人能與天下同其有故不惡人之有惟聖人能與天下同其無故不責人之無與天下同其有無故心地平不以所有所無者責天下故一切皆平故一怒而天下平矣若夫賢知則不然衆人之所有者已决欲其無衆人之所無者已决欲其有襲取而不知其非有也久假而不知其未必無也不知其非有必欲強天下以皆有不知其未必無必欲強天下以皆無胸中不勝其崚嶒待人不勝其谿刻則自身求一日一時之安樂且不可得

而況能安人哉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非借說也觀其所作大學一書止論平天下之道只一絜矩盡之矩者心也絜者推此心也恕也夫孔子七十歲始能不踰矩是孔子垂老而始能恕也兄獨柰何輕言恕哉

又

來教云乾坤是一大戲場柰何齪齪爲藝人于苛禮此論甚高不佞竊謂禮者世界所賴安立何可易談且就兄所稱戲劇喻之扮生者自宜和雅外自宜老

戚官淨自宜雄壯整肅丑末自宜跳蹉恢諧此戲之禮不可假借藉令一場之中皆傅墨施粉踉蹌而叫笑不令觀者厭嘔乎然使作戲者真認己為其官其夫人而忘卻本来姓氏則亦愚騃之甚矣

答友人

涉世如局戲有出手便錯者有半局而蹶者有局將終勢將贏而一着便差前功俱廢者又有終局不錯一着獲全勝者大都要勝之心一般所爭者算有長短知有巧拙耳總之皆局中人內事也世間自有棋

枰未展白黑未分要緊一着子此一着子勘得明白
好勝與不好勝總非分外

答駱儀部

公骨剛志强有擔荷此事之器官閒事簡有究竟此事之畧真參真悟是在茲日不佞畏怖生死發心參學今又十年老冉冉至矣自救不暇何能益公大都此事不從自己聰明得况從他人言語得乎不佞雖欲益公亦萬萬不能矣

答友人

空不可遏為此語良是然謂為空害空覺太過慮矣心经不云乎是諸法空相不增不減夫為空而有益于空固不得謂之真空矣使為空而有損于空亦安得謂之真空乎譬如痴人居大舟中苦舟不行向倉中極力推挽舟固不因之行然亦豈因之不行哉鄙見如此惟兄更教之

答劉光州

公性識慧朗既可悟入氣韻沉涵又堪保任即今車馬犇喧正陶心煆性之地自慶慶人適維此日三復

來札已見一斑政事有源即學問有用珍重珍重

答友人

學未至圓通合己見則是違己見則非如以南方之舟笑北方之車以鶴脛之長憎鳧脛之短也夫不責己之有見而責人之異見豈不悖哉

答趙侍御貞甫

閱匹楮中語都是詢作直捎事此非腐儒所能知故不敢義答非為嬾也

答友人

本來具足箇箇圓成等語是瀉情垢之巴豆斷意根之利刀今人卻認作補中益氣湯引一輩盲流日日咀嚼又引孔子吾無隱乎可離非道證明如此證明亦頗分曉但只未知于是非利害闖過得否耳奉勸吾兄不如且擱置此事作些有用生涯到處努眼張牙浩浩談說博得學道之名掐得泥犁之實則何益矣

簡友人

今日雨後坐軒前忽見桃樹下菌子如手大因嘆濕

蟄變化之速五穀蔬果非胎非卵則不數生不獨一菌感濕熱生也至于人身從胎觸有因精液成為濕熱所化耳本無倏有與菌奚異夫以忽然濕熱所化之軀遇忽然濕熱所化之物彼此俱命彼此俱性安在我有情彼無情也舉似丈下以為何如

麒吉亭先生

聞姪將化預知時日至期趺坐誦佛號食頃謂左右曰佛至矣合掌而逝異哉精進之效乃如此此時亦宜撫掌助歡不宜更出一滴淚也念佛憶佛必定見

佛此便是現成榜樣勉旃麗老勿落婆後可也錫初

承凶信不勝悲痛繼得此消息不覺悲痛化爲歡喜故今附數字稱賀不稱唁素帛二端寄上

答姚侍御

開採圖說一語一淚一字一血方之鄭俠尤爲痛切明著矣夫中州天下要地于人則咽喉脾胃也地瘠而貧且不時有旱澇河湟之患今以易病之脾胃而爲喙砒酖之毒藥日攻鼓其中萬一如大疏所云禍患生于腹心干戈起于堂奥將何術救之乎如此苦

心如此危論尚不能感動宸衷回天之策不幾窮耶

答楊貟外肖墨

韓昌黎桂林詩云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每讀此詩未嘗不神馳龍洞仙岩之間先生利刄銛鋒匣之不試杖屨徜羊堪以自老何必一領緋襴白盡鬚眉乃爲快哉先生遠性夙識諒不以彼易此也扇頭小詩聊博一笑

寄三弟

女竟不祿可傷悼甚居官數年喪卻兩子一女一身

蕭然此懷何堪猶憶往年夏中每夜坐大槐樹下池上星河晶晶池底聽兩兒屬對應答如響以為笑樂至今思之便是一夢爾時麥粥亦何可厭也功德天黑暗女步步相隨將柰之何然我之為功德天者無幾而為黑暗女則甚酷矣自弟出京後此女能通竺典誦金剛經時有問答皆出意外我謬比之靈照不意其遂至夭折昔白樂天無子止有一女金鑾慧甚後復不育竟以無子吾此苦真同樂天然樂天是世間第一有福人吾那得比之樂天趣高才大久慣達

至雞林。吾才思蹇澁無所成名、一不同也。樂天罷守、即有粟千斛。有太湖石華亭鶴折腰菱等物。吾官十年。債負山積。室如懸磬。二不同也。樂天所居履道里宅。據東都之勝。花島魚池。彷彿蓬瀛。吾家石浦之陽。濱于大江。即此鳩巢蝸廬。旦暮作鮫人窟。安望花卉池臺之樂。三不同也。樂天有妓樊素小蠻。能舞霓裳。吾輩兢兢守官。那及此事。且吾鄉固陋。真所謂經歳不聞音樂聲者。四不同也。樂天官至三品。不爲不貴。吾賦性骯髒。轉喉觸諱。早晚且歸。終當老一校書郎。

五不同也樂天有元劉互相酬唱晚年與牛奇章諸公共爲賞適想故鄉一片地惟有杜門下揵而已六不同也樂天素健年至八十得風痺疾復愈尚能留樊素及駝馬吾少年病後骨體脆薄多肉少筋非壽者相七不同也吾與樂天不同者如此惟無子一事則酷似之耳獨樂天學禪吾亦學禪樂天太好快活晚年歲月多付之詩文歌舞中此事恐未得七字八穴吾以冷澹無所事只得苦參澇來或不作生獮勦院中行徑差強之耳若果于此一大事了却冀州堆

頭。拾得無價寶。世間音樂何足道哉。吾比來亦切此事。但參話頭工夫。雖得絕一。又念世間淨解。悉無益于將來。更作小小功德。邪分大官餐錢。即買魚鰕鼈蟮。放入金水池中。每入門內侍鄰不問。但云此表家放生人也。貴慎軒蕭玄圃諸公。亦相倣效。每月朔望放生不可勝紀。吾非欲作此有為功德也。自念以誑腹傷殘物命。欲用此少贖罪愆。且令好生一念。常時萌動。將來或至憫念有情。不復食噉。然比來晨晃夜鯉。多取備廚門。至鸞刀則久已戕之矣。聞夫人日殺

牲供具弟能默默羽之不殺何如、此即非常功德也、邸中惟我一人食肉、眷屬俱長齋念佛、精勤之甚、辰昏梵唄、宛同蘭若、吾意甚樂之、每與若嫂及兩姬言、爾輩不必憂無子、吾朝暮且解官長安、村中舊舍、便可作一菴、僧汝輩六時行道其中、他年同生青蓮池中、永為法眷、此為嗣續、豈不更大、即我百年之後、汝輩便作淨尼、有田可供伊蒲、又有人護持、以此卒餘生、有何不可、昔王瑀王維俱舍宅為寺、趙中令無子、兩女俱為浮屠、范龍圖女孫為妙總大士、若能若是

又何羨乎封登一品兒孫滿前汝嫂亦欣然領之然我亦是實語如此語非專爲引誘兒女輩也我甚欲歸田但爲大人年未六十歸計太早恐親心不悅且補春宮講讀未久亦欲少有所需屈指算之決不出三年沙市太遠不可住城中已殘廢惟長安村中舊居真可栖隱且所以離鄉居者爲盜耳我貧如此即開門延之尚恐其厭薄不來何足慮我意欲將荷葉山荷葉堰俱作短墻圍之從烏桕樹中開門以小舟往來其中池種白蓮山內松栗十圍處作一佛堂萬

松嶺上作一大士閣、記往時每夕陽行此處則平湖萬頃、晶晶晃耀、如爛銀海、且可以東望黄山、極為睟處、可令阿書將我田祖頸市木植彭木便好不必摘栢木也、但聞其中樹木頗遭斫伐、又隣家多取以代薪、甚為慮之、此處以林樹為命、寧乞吾頂上毛、莫伐吾樹也、頭上霜毛、除之何害、惟此樹係吾晚年生計、已勅阿書守護、弟幸温語懇諸人、為此樹乞命、諸人未必不聽我、又勅阿書種樹山中、可多種松、塘上可多種桃柳、桃柳易成、易眺、待弟入村可自閱視其行位

亦自有方畧、太憝即俗、弟自能辨、不須囑也。已向董思白黃慎軒諸公乞堂額菴名矣、又中郎有書來云已解官、初謂其不耐煩苦、不知其一病六月、幾不起也、前訊之吳中人、云此令近年未有、惟飲吳中一口水耳、又聞其發摘如神、衙門宿蠹、為之一清、其人非習為諛者、且衆口一詞、方為之喜、而乃病耶、豈劇縣多事、為民勞心、至于病耶、亦其心和而骨傲、不堪折腰之苦、遂發病耶、既病矣、自宜解官、豈容以七尺殉一官也、其去以養詹姑為辭、聞吳民千百人、皆聚神

廟中。願各捐十年之壽。延彥姑一日。以留仁父母。醮事懺儀。所在佛宮道院。無不然者。吾聞之又爲之喜。功名升沉。何足論。若真能有益于百姓。卽是大功德大行願也。然中郎年少。豈容歸隱。將來到京補一廣文。積三四年。可至部屬。其淸望甚重。與他量移者異。弟可將此意達之大人。莫令甚憂也。雲中老子念吾弟甚。每書來未嘗不及弟。卓吾亦有書來。訊弟動定。又邑中人云弟日來常携酒人數十輩。大醉江上。所到市肆。嘂譟以弟之才。久不得意。其磊塊不平之氣。

固宜有此然吾弟終必達尚當靜養以待時不可便謂一蹶不中遂息機也信陵知終不可用故以酒色送其餘年陳思王絕自試之路始作平樂之游耳弟事業無涯其路未塞為朱紫陽亦大破碎即陳同甫亦太粗豪陳同甫度橋馬次且即下馬拔劍斬其首辛稼軒見而奇之奇則奇矣馬有何知而遂殘其命此視王藍田之蹂雞子更甚矣少年遭禍晚得一第數月遂歿不享此亦可以戒矣然吾弟愷悌仁厚寧復有此聞邑中少年多惡習不可不誘引之也昨又

聞吾弟作敬仁會，率諸友講學，甚善甚善。嫂事將近，且作時義，吾歸隱之志已切，得弟中雋，即拂衣之行決矣。聞侄子甚清，令白家阿龜當從汝乞之。前兩三月游上方諸山，徙與弟坐杜庄竹園，閱名山記，有所謂石經洞者，悉得于杖履之下。弟今秋來，當一一舉似。且同弟覓舟游也。所寄大人書甚畧，大人如不厭煩，弟可將此書從頭讀一遍，即可以悉吾近況與後月行程也。紙盡不更作，有便勤寄八行，望之。

又

中郎昔忙今閑我昔閒今忙人生苦樂乘除大抵如此十年作太倉雀鼠今得報放少㦛素餐罪過不敢厭勞怨苦也但年近四十目起先雞玄髩化白面紋漸多異日相對竟是一龍鍾老翁矣韓退之云居閒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長苦心去住之難從古嘆之〻可奈之何

答陶石簣

覽鏡諸作絶似元白五泄六咏非彼老不能爲也懷弟諸篇俱佳七言尤脉緫爲兒女謀身易示有感儀

與俗同新鮮擣醬又爲諸句領袖即日書作簡板讀
令弟妙什便可想見第五風神弟雖不敢望石贊然
令弟則酷類我家小脩意欲屬和少酬高雅然君家
兄弟精銳如林所謂不戰而氣已索矣入冬以来支
離枯槁如魚去水幸天憐我淋寞中郎恰補得京兆
掾歷指定有幾年相聚齋頭相對商搉學問旁及詩
文東語西話無所不可山寺射堂信步遊覽無所不
宜足下聞此得無復動北來興耶中郎極不滿近時
諸公詩亦自有見三四年前太函新刻盈𢹂肆幾成

滯債弟嘗檢一部付賈人換書賈人笑曰不辭領去柰無買主何可見摸擬文字正如書画贋本决難行世正不待中郎之喃喃也弇州寺却大第不柰頭領牽掣不容不入他行市然自家本色時時露出畢竟不是應下一流人閱其晚年撰造頗不爲諸詞客所賞詞客不賞安知不是我輩所深賞者乎前莬凝宇有抄本弟借来看乃知此老晚年全效坡公然亦終不似也坡公自黄州以後文機一變天趣橫生此豈應酬心腸格套口角所能彷彿之乎我朝文如荆川

遵巖兩公亦有幾篇看得者比見歸震川集亦可觀若得盡借諸公全集共吾丈精揀一帙開後來詩文正眼亦快事也中郎見弟近作謬相稱許謂以災梨兄五泄諸作殊佳別家詩九章果是八月寄至謝公歸時匆匆作書偶忘及之諸篇俱力敵五泄三言稍未稱中郎又云僧湛然戒力見地俱可與君家兄弟蘇二兄不出籬落爲此善友何得更嘆離索乎老卓住城外數月喜與一二朦朧人談兵談經濟不知是格外機用耶是老來眼昏耶兄如相見當能識之

答陳提學

五馬未幾遂躍驄而臨晉諸生一奇也出自特簡二奇也啄補即汪兄之缺三奇也但方氏舊墨化為烏有先生奈何督學品格第一要闢異端大慧語錄姑收之篋中何如

白蘇齋類集卷之十七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叅校

說書類

三教聖人門庭各異本領是同所謂學禪而後知儒非虛語也先輩謂儒門澹泊收拾不住皆歸釋氏故今之高明有志向者腐朽吾魯鄒之書而以諸宗語錄為珍奇率終身濡首其中而不知返不知彼之所有森然具吾牘中特吾儒

渾含不洩盡耳真所謂淡而不厭者也閒來與諸弟及數友講論稍稍借禅以詮儒始欲然舍竺典而尋求本業之妙義予謂之曰此我所行同事攝也既知此理之同則其毫髮之異久之自明矣若夫拾其唾餘以入帖括則甚不可宜急戒之勿以性命進取溷爲一塗可也

讀大學

明德考亭釋爲虛靈不昧甚妙即伯安先生所拈良知者是矣德即是明不可以明更求于明擬欲明他

是鏡欲自照而眼欲自見也胡可得哉然何以曰明明德也蓋不過欲人直下識取云爾故後面釋曰皆自明也第玩自字便見不落情量全體顯現非假一毫功力也

夫善何以曰至也住於惡固非善住于善亦非至善善惡兩邊俱不依是何境所謂至善也但起心動念便不是止起心動念不屬善邊便屬惡邊便不是至善息機忘見便是止于至善也又須知天下皆息機忘見者盡天下無一人起心動念者所恨不知耳故

下文遂有知止之說知字寔喫緊大人明明德于天下下手工夫只在格物以致知故一知止自臻誠正及治平之效而大人之能事畢矣知止便是格物致知定靜安便是誠意正心修身而能慮便是齊治平云

心猶水也意猶氷也水體常流而一結為氷則失其常流之性矣心體本正而一發為意則失其本正之體矣然全氷是水不捨氷而覓水全意是心豈斷意以正心故欲復水體惟在融其氷欲復心體惟在誠

其意意誠則雖曰已發不離未發雖第二機即第一機也今夫驟見孺子而怵惕驟聞嘑蹴而不受此不涉安排不立能所所謂誠也不涉安排不立能所則不妨發見而未嘗有所遷不妨變化而未嘗有所動不動不遷所謂正也後輩引好好色惡惡臭為喻夫不涉安排能所者信莫有過于此二者矣即在凡愚可以自省

正心固先誠意然稍擬誠意便涉安排立能所早已徹底不誠了也當知吾人各具有良知虛靈廓照豈

古亘今包羅宇宙要在當人設方便致之若還致得自然神感神應安排不待遺而自遺能所不待亡而自亡矣蓋此知本誠不必別用功求誠也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後面釋誠意曰君子必慎其獨此也獨字最與如中庸所謂不睹不聞無聲無臭天命之性未發之中等是也正是良知又謂明德非格物之君子安能識渠面孔乎哉
良知二字伯安自謂從萬死得来而或者謂其借路葱嶺夫謂其借路固非識伯安者然理一而已見到

徵處固未嘗有異也余觀宗鏡所引圭峰語謂達磨指示慧可辟觀之後復問渠莫成斷滅否答雖絕諸念亦不斷滅問以何徵驗答了了常知言不可及師即印曰即此是自性清淨心更勿疑也若所答不契即但遮諸非更令觀察畢竟不與他先言知字直待他自悟方驗真實是親證其體然後印之令絕餘疑故曰默傳心印所言默者唯默知字非總不言傳至荷澤時他宗競起欲求默契不遇機緣恐宗旨遂滅遂言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伯安所揭良知正所謂了

了常知之知真心自體之知非屬能知所知也或曰伯安以知善知惡為良知將無與真心自體之知異乎余曰知善知惡彼為中下根人權說耳王汝中所悟無善無惡之知則伯安本意也汝中發伯安之奥也其猶荷澤發達磨之秘乎

情念不孫起必緣物而起故名情念為物也初入道人如何用功須是窮自已情念起處窮之又窮至於窮不得處自然靈知顯現迥然朗然貫通今古包羅宇宙則知致矣故曰致知在格物此是初學下手喫

鑒工夫千聖入門之的訣也

昔張子韶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妙喜曰公秪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子韶茫然妙喜大笑子韶曰師能開諭乎妙喜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從安祿山者其人先為閬守有画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首時閬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子韶聞之遂大悟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余去年默坐正心軒下偶一同參舉此余豁然有省時有友問余此義如何余曰犀

因戳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和友人不契將知妙喜所示子韶所悟所謂金剛圈栗棘蓬即辯如莊叟雖究微言博似張華豈窮玄趣而柰何欲置孤燈于太陽之下搖軽篗于飄風之間者乎多見其不知量已此正格物要指前所觧者聊為初學方便耳

有所恐懼等是執有心不在焉是落空要之有所不在俱是迷妄耳此廣大心寧謂之有謂之無乎妄謂之有者如目翳而為空有真花妄謂之無者如病狂而為已頭忽失翳消花滅花元非有不可言減狂歇

頭在頭亢非失不可言在消歇存乎一念寧假功力

那涉途程乃知此心虛明離有無相有無見立處正

地而若邪有無見消非昔邪而今正所謂轉名不轉

體也故以無正為真正心無脩為真脩身

讀論語

凡作意用工夫時真妄交爭理欲相乘有照管有克

治有打𨤲有考究等俱費力生硬不相諳習厭苦不

暇何悅之有時習者十二時中語默動靜相安相忘

不知不覺妥妥貼貼即此是悅此箇境界非實用功

力那得到此到此則無功力矣故老子曰絕學無憂考亭謂子路好勇蓋有强其所不知以為知者必然第觀其問事鬼神問死則是欲强知其不可知者故孔子誨之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蓋理有可知者亦有即知是痛者何則吾人良知本無不知不可以知更求於知譬如握手作拳則名為拳不名為手將知求知則名為妄不名為知故手不作拳固居然手矣知不自知固居然知矣人知知之知而不知不知之知也昔人謂知之一字衆妙之門而

又有謂知之一字衆禍之門者通此二說始得夫子
論知之義
天地在虛空中人在天地中而虛空入在道中虛空
之在道中若一泡之在大海耳則天地與人又可知
矣然人又能包羅虛空而位育天地此非人之能乃
道者能耳故夫不明大道縱極人之識量建掀揭之
業于天地間特一泡出生之微塵小泡耳故孔子曰
管仲之器小哉藉令管仲能從源頭上清徹一番即
無九合一匡之績其器何嘗不大孟子曰中天下而

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昔人又謂堯舜事業如一點浮雲過太虛由斯以譚雖唐虞定民之極功毫不足爲堯舜性天之加損也而况幺麽伯業者乎

此性亘古亘今不動不變本自無生又寧有死生死有無係乎一念迷悟閒耳辟如夢人徧歷種種城邑其身安眠牀笫實無此事睡足覺来決不自念我今此身先去今来聞道之人亦然決不自念我今此心先迷今悟迷破情破况復背留生死餘惑耶故孔子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者豈不知本無生死隨順迷人情見權說爲死耳又豈不知古今始終不移當念展縮在我延促俱安亦隨順迷人情見權說爲朝夕耳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夫既曰不亡矣又何言死也耶頗有合乎吾夫子夕死之意

仁義禮智性之德也聖門單提一字即全該性體如復禮之禮不違仁之仁義之與比之義是矣夫何以曰義之與比耶無適無莫就是他比義處非於無適莫外又尋一箇義去比也蓋此性體虛而靈寂而照

于中覓善惡是非可否得失同異諸相。本不可得。世人起心動念。取舍情生。分別意立。與此性體相違遠矣。聖人雖纔然取舍。而實無取舍。纔然分別。而實無分別。亦無無分別之見。是以繁興大用。都合當體。故曰義之與比。比字最親。然說出便疎。纔說合。便離了也。乃謝氏謂聖人有道以主之。若有能主之道。所主之心。去義千里萬里矣。

已涉脣吻。即落第二頭。况云一貫。猶存一也。豈是聲前一路。惟孔子實不于一中蹲坐。而曾子亦不向一

處探根。得之聲前。契之言外。不落陰界。故孔子將千斤擔子付他。他便能荷擔一氣直走一千里耳。是以古人詩曰、彩雲影裡仙人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着眼看仙人。莫認仙人手中扇。今之依語生解者所謂認扇者也。

明眼人操金成土。操土成金。拈來便用。豈存勝劣。故知曾子所指之忠恕。較孔子所指之一貫一合相不可得。但曾子擡起便行。諸弟子未免貪粟失糧耳

怒與過皆情念之所必有。都情念結而為人矣。安能

免怒與過。第常人縱情念而不知有真。學者又欲滅情念以存真。任之者妄。而欲滅之者亦妄也。顏子克己復禮者。故不動。已而全轉為禮。未嘗遣怒而怒時未嘗離常止之體。常止故曰不遷。未嘗袪過而過處未嘗違常一之體。常一故曰不二。此千古之學。髓而洙泗之心印。非諸賢之所可幾者。孔子安得不三致嘆于斯人。

程子言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又曰過此則聖人矣。將謂顏子過此又達仁了。夫舉世固未有一

人違仁者縱顛倒之極而仁固居然在辟如迷人認東方為西方而方實未嘗轉也是以與仁也迷之若違悟者不違顏子悟之而三月不違矣豈有復迷之理哉如鑛既成金不重為鑛悟而復迷是金復為鑛也吾不信也孔子蓋謂天道業已小竅而回之仁不竅。直羨其無違仁時耳其餘則乍明乍暗所以曰日月至。

莊子曰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

不愉也人不堪其憂固不愉也顏子之樂得無不恬乎蓋因人之憂乃見顏子之樂顏子實不自知樂也譬如因攖病之苦乃覺强健之安而强健者不自知安緣長途之苦乃羨居家之逸而居家者不自知逸其不自知安逸也者乃其所謂真安且逸者乎若彼人常常檢點曰我安且逸若是則心不閒曠甚矣故無樂之樂是謂真樂

或問七情人所免有顏子豈得無憂時耶曰顏子之憂亦樂也怒亦樂也哀亦樂也迷人結氷成氷即樂

成憂達者了冰是水即憂成樂憂樂之機係一念迷悟間耳

人之生也直此直字與質直好直等直字稍異即性體也性體無善惡無向背無取捨離彼離此而卓爾獨存非中非邊而巍然孤立故曰直如千仞峭壁非心意識之所能攀躋者纔生情念便紆曲了也情念既生而欲袪除之亦紆曲了也擬趨向他便紆曲了也擬不趨向他亦紆曲了也紆曲便是罔矣罔之易蹈如此哉然直何以曰生理也蓋有鏡然後魍影像

有直性然後出生形骸情識無鏡安得有像乎無直安得有生乎

夫知好樂吾且弗論所謂之者何物耶讀至此者安得直恁鹵莽而已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上不可以語上也然則聖人豈揀中人以上者而密室傳授乎哉非也坦途非限夫行者行者自差日光非薄夫瞽人瞽人自障聖人無時無處不昭揭以示人人人之聞者其心所得各異耳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張子韶詩曰向
也于公隔一重尋思常在夢魂中如今已是心相識
伱自西行我自東此妙語契聖人神髓矣子韶與杲
公遊透悟禪宗其發明吾孔子與言甚多不能悉記
耳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余于子韶亦云
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非憤而後樂樂而復憤也
蓋孔子纔十五歲便知天壤間止有此一事柰何未
得入手半生勤苦雖定力所持到不惑田地然尚未
知本命元辰下落安得不拚命向前故十五以後五

十以前蓋其發憤忘食之日也至于知命以往耳順從心頭頭是矩此中纖毫不掛心境蕩然其樂可知矣更有何事發憤乎哉若如註所云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則是孔子一生累憤累樂而道可以零碎學零碎得矣有是理哉此考亭補格物所以見疑於淺學也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此語是孔門塗毒鼓讀者且莫草草且如何是孔子行處著衣喫飯是孔子行處早起夜眠是孔子行處默坐談論是孔子

行處這俱是孔子行處有何奇特若云有奇特處一切人豈不鮮着衣喫飯早起夜眠嘿坐談論也若云無奇特處孔子又何必與二三子二三子又何必孔子與也且如何是孔子與處不可止說動靜語默無非道又如何是二三子見孔子與處不可止說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若如此註解去乎吾夫子微言又何交涉在當人自會難以言詮也

民決不可使知之耶是聖凡有二性也民可使知而聖人不使之耶是聖人私也不見古人道具足聖人

法凡夫不知具足凡夫法聖人不會且道凡夫不知與聖人不會是同是別

利者聖人不肯言命與仁聖人不能言豈故罕言哉人言佛老極談性命然柱下纔開口只道得箇道可道非常道是柱下竟未嘗道也迦文自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于其二中間未嘗說一字是迦文竟未嘗說也雖有五千言一大藏教俱是第二門頭說話何嘗言命與仁哉吾夫子隨機指示如論語所絕非無論仁處要皆示月之指是指非月也其家親者

則莫若予欲無言一語學者試觀此言果言仁乎言命乎

南華經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蓋世未有見真天者見其狀若蒼蒼耳世亦未有見真堯者見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耳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唐堯一片本地風光豈惟世人莫能見即聖如孔子亦不能見豈惟夫子不能見堯亦復不能自見也不見之見是謂真見得此真見者山河大地墻壁瓦礫皆是見堯也故曰見堯於羹墻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吾輩依放作工夫者多矣譬如靈龜曳尾拂迹成痕轉添意必重增固我耳殊不知過去之心已往見在之心不住未來之心未來本無意必本無固我人人日用可以反觀然則此四者不特聖人無之即凡民亦未嘗有耳聖人悟之故有若無愚人迷之故無而為有蓋聖凡之辨微矣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之無知夫豈謙言者一塵翳天一芥覆地虛明之中豈容一毫妄知也耶孔子蓋真無知耳惟全體無成全體有小扣小應大扣大

應譬如風不自觸故遇物而干喝不斷鐘不自鳴故
隨扣而清韻常生聖人若自知焉能叩兩端而竭耶
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即此之謂也
方寸裡一副能思量解會的力量所謂才也直使得
人七顛八倒彌高彌堅在前在後眼見虛花孔子後
柰何難以本分教他且教去博文約禮漸漸消煞他
才力果然苦極憊極欲休不得湊泊到針劄不入處
一副力量都消磨盡了然後自己本來一片田地辟
立萬仭的嶒嶸現前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非親證人

不解作此語也。譬如賊入室宅。鼠入牛角。無限偷心。
驀地盡絶矣。

未知生。焉知死。此理雖解。非言可詮。余讀妙喜語錄至謂鄭昂曰。你今年六十四。六十四年前。這能聽能說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之前。畢竟在甚麼處。曰。不知。妙喜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今生且限百歲。百歲後。你待飛出世界外。却須是與他入棺材始得。當爾之際。四大五蘊。一時解散。有耳不聞聲。有眼不見物。有箇肉團心。分別不行。有箇身。火燒。刀斫。却不覺痛。

這裏歷歷孤明底。却向甚麼處去。曰昂也不知。妙喜曰你既不知。便是死大。故曰生死事大。又讀中峰語錄有曰學者未有不言為生死事大者逮叩其何為生死例是茫然或者強謂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是謂生死斯謂狂言縱使知來知去即其所知究是生死以生死脫生死無是理也須知生死元無體性因迷自心妄逐輪轉究然成有譬如積寒結水成冰寒氣忽消冰復成水積迷於心妄結生死所迷既悟心體湛然欲覓生死如睡覺人求夢中事安有復得

之理當知生死本空由悟方覺涅槃本有以迷罔知或不能洞悟自心而欲決了生死是猶不除薪火而欲湯之不沸理豈然哉此二論逗機深淺原無勝劣要知如喜所示即子路所疑而中峰所明實吾夫子未知生焉知死之註疏也

亘古亘今當人脚跟下一段本来田地强名為仁本無名相安可言說弟子於無問處伸問好肉剜瘡聖人向無答處顕答虚空着彩讀者直下識取已涉麁識况復佇思崖州萬里矣當知此仁悟得不加分毫

迷時亦不欠分毫夫子各就當人現成身分直指他
曰你此箇便是仁而已如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故夫
子直以其所能克己復禮指示曰此便是仁仲弓寬
洪簡重寬洪則能恕簡重則能敬故夫子直以他所
能敬恕指示之曰此便是仁司馬牛多憂多懼人也
多憂懼人定不敢輕言以取禍故夫子直以他所餘
訒言指示曰只此便是仁而已所謂隨機應物雖終
日言而未嘗言者也
克己之己與為仁由己之己同即所謂我也己者何

則耳目心知能視聽言動者是矣禮即是仁。仁即是
禮。以其為天然之則。故曰禮。已禮非一非二。迷之則
已。悟之則禮。已如結水成冰。禮如釋冰成水。已如析
金為瓶。盤釵釧。禮如鎔瓶盤釵釧為金。故釋冰即是
水。不別求水。鎔瓶盤釵釧即是金。不別求金。克己即
是禮。不別求禮。下文勿視聽言動。便是克己工夫。但
拂非禮。豈絕視聽言動。可見已與禮非一非二也。
朱子訓天下歸仁歸字為與。讀者但作上聲。不如作
去聲讀。如與祭之與。稍妥耳。蓋孔子意謂。有己作礙。

即不能歸天下為一已。今既克己復禮。則盡乾坤渾然是一箇禮。故以一性入一切性。而無如以一切性入一性。而無餘。所謂燈影交光。相在相入。而塵塵合妙。網珠接影。互融互攝。而處處分形。又如古人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殆妙得歸仁之極趣也。

既曰克己何以又曰為仁由己蓋仙家舍七情無還丹禪家舍無明無佛性所以道一切煩惱為如來種若與乎視聽言動之外曰貿貿焉覓所謂禮者而復

之是棄氷覓水棄瓶盤釵釧覓金也故曰爲仁由己
非由人也若舍此他覓便是從人覓矣
顏淵天資高邁一聞克己復禮之訓即領得己與禮
原是一箇就是當人日用更不是別的故不更絮叨
直問其名目以證所得耳夫子知之故但曰己即是
視聽言動克己不教汝除却視聽言動但非禮勿視
聽言動耳非禮即己當知眼有天則視不以眼顏淵
至此遂豁然大悟矣此正是孔子與第一高弟傳心
密語譬之萬仞如此喃喃不直一錢

仁道至大離心緣纔能所怯弱之人不堪負荷聰明之士反增機障庶幾者其剛毅木訥人乎剛毅者守龍不住呼喚不回畢力一生永無退轉木訥者不曾穿鑿不亂度量精神易翕情緣稍輕故夫子謂其近仁然而不學則亦徒抱美質焉耳矣

今夫盈河皆氷也而取湯澆之豈惟不能鎔及且恐所澆之湯隨化為氷矣人心多欲也而擬用心禁之豈惟不能盡禁即恐所用之心復增為欲矣故太陽一出則堅氷潛消本地瞥見則衆欲退聽所謂不離

情欲而證天理正聖門為仁之真脉也原思求仁。要使克伐怨欲不行政如以湯銷冰者故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難者謂此事難行耶非許之也

今之用心於學者多在靜處做工夫閉目默坐念起即擬放下少得片時念不生便以為快不知正是昏沉耳無異擔雪填井運石壓艸正所謂二乘除糞之道也吾數年前被邪師指示幾誤一生今之學此者亦不少也苟自反曰是誰克伐是誰怨欲則覓克伐

怨欲了不可得更欲教誰不行耶

子路嘗沾沾自喜其勇。如曰君子尚勇乎。子行三軍則誰與。至是又問成人。其意殆自謂如吾之勇。可稱成人耶。孔子遂連舉幾箇一節之行能。如臧武仲等。若曰一身兼數行。尚未可與成人。須是文之以禮樂。況止如卞莊之勇者乎。禮樂是天則。不是文具。張子韶詩曰。四者相資體亦成。體成須要得兼明。當知禮樂非文具。乃是其間造化名。此妙得禮樂之義矣。下節或謂是子路語亦通

古之學者為己。己一也。曰克己。又曰為己。一取一捨。不相違耶。余觀釋典。初說苦空無我。後說常樂我淨。前無我。即克己之己也。後我。即為己之己也。無我乃是真我。克己乃能為己。

子貢穎慧人也。夫子一日忽向他嘆云。莫我知也夫。此語直是險峻。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大非孔子本意。夫子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蓋當時談道術者。未嘗不貴上達。而索之高遠。求之苟難。以其未嘗知天耳。孔子隨緣任運也。不怨天也。不尤人。世謂此尋常下

學耳不知除却此更無上達也此義愈淺愈深誰知之者其惟天乎夫天何心乎何言乎此其知豈在悟量解會間耶蓋世有知天者然後信天之知孔子世有信天之知孔子者然後信上達在下學內且在信已躬內時時上達世界內人人上達特習矣而不察耳程子亦云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却甚分曉考亭曰循序漸進似非聖人一貫之學矣

有心造出的固是小慧假饒無心造出的亦不離小

慧何者有心即落棹舉無心便屬昏沉都墮情識故名小慧。情識之視良知真不翅罍塊之在大澤也。安得不謂之小。然除却有心無心畢竟誰是大慧試棹焉。

君子義以為質質幹也有幹然後枝葉附焉又質素也有素然後彩色加焉若不明此箇而務為禮遜與信是小禮也足恭也小信也即作得周備亦祇是一箇硜硜小人豈曰君子義字便是義之與比之義所謂性體也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稱字宜作去聲讀此語蓋謂實不稱名者發也一生享大名而考其實不足以副可惡孰甚焉若作稱譽之稱徒使啖名客藉口耳伯夷傳亦引用此句如註意然史遷亦何足深據也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無益似當連上句讀蓋思無益之事如名物技藝之類故不如學也若能反求是有益之思有益之思即是學更於何處覓學耶學者覺也覺匪心外

見不善如探湯或解曰如以手探湯始猶懼其熱而

漸入之久則無傷矣甚善夫見善索然安于不及矣見惡油然與之相諳矣是委靡不振之人也豈夫子所願聞且見者故致嘆焉異時又曰吾未見剛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何以不得為君子耶曰正謂其偏有所見耳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剛夫非學歟何以曰不好學也曰謂其偏有所好耳有所見則有所不見矣有所好則有所不好矣擔板非道揀擇非學故不能與于道而免于蔽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忘其見則道集矣刻其好則學全

矣所謂一翳在眼空花亂墜

子曰予欲無言夫孔子生平自言及答問俱是逗學者機應所知量所謂舌頭談而不談者豈至此然後欲無言哉可柰子貢依然只是莫知本意故孔子又引天為證此意亦淵邃學者須委悉吾夫子不開口處喫緊為人方是真脉昔靈山拈華賴有迦葉豈其聖門翻無針芥顏子沒矣豈曾子當時不在側耶

世人欲向四時行百物生處見天之心諸弟子欲向動靜語默處見孔子之心殆全見全不見也窺月於

千溪萬派見春于萬紫千紅謂非月非春不可謂即月即春亦不可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約理而論則豈惟聖人爲然百姓日用間着衣喫飯行住坐卧何嘗不舉始該卒乎蓋理外無事事外無理處處皆顯真實義塵塵盡是本来人也所以程子曰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學者誠知洒掃應對之所以然則下學上達一以貫之之指亦思過半矣

聖知孔子始與凡民無別辟則通途平地而子貢乃擬之於不可升之天也孔子綏來動和之效收之當念而子貢以為有待於邦家也烏在知足以知聖人乎然孔子為魯司冦攝相事其初尚來彌裘之誇則又安在其斯立斯行也哉學者於此當不能一笑撐然者是尚未夢見子貢在況能望見吾孔子影相也耶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此命字即天命之謂性之命學者所學何事而不知天命雖行誼極其完樹建樹

其偉亦只是日用不知之百姓耳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昔孔子自謂五十而知天命盖君子之難成也如此禮即是克己復禮之禮不知禮即渾是人欲之私其身頹然屈於萬物之下而顛沮仆矣故曰不知禮無以立